

【清明特辑】缅怀华园先贤

春光温煦寒食天，雨剪梨花正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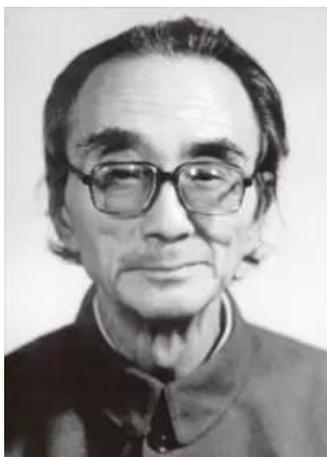
我在华园湖畔折柳为笔，那绵绵的雨丝携着岁月融为一砚浓墨，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华章。清明将至，重温锦瑟年华，不禁追忆起当初荟萃的华园俊彦。在华南理工大学这方土地上，正因有了高瞻远瞩的开拓者，他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方成就了华园六十多年的步履铿锵，六十多年的薪火绵延。

踏着细碎的雨丝，拂开弥漫的烟霭，怀着崇高的敬意，让我们一起缅怀永远的华园大师。

1

創校旗幟

罗明燏（1905—1987）



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连任 13 载，一级教授，在土木、航空、造船、机械等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被誉为“海陆空专家”。

“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 23 年，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永远铭记着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天清晨，一名身着中山装的老者，右手夹着一袋书籍和手稿，默默走在华园的大道上；尽管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甚至有些破旧，但他却毫不在意。”

对于教育家来说这是崇高的荣誉，岁月轮转，时光漫漶，人们却把罗明燏先生的言行镌刻在脑海里，超越灵魂的沟壑，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

一句话致辞

1952 年 11 月 17 日，华南工学院体育馆外彩旗飘扬。作为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罗明燏整整中山装，走向前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华南工学院正式组建并开学，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据学生回忆，罗明燏不会讲大话、套话，上台作报告也没有开场白，讲话很短，大概不会超过十句话。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罗明燏的“一句话致辞”。在一次华工开学典礼上，主持人按预定程序邀请罗明燏上台致辞。主持人：“下面有请罗明燏院长致辞。”话音刚落，只见罗明燏站起身来，缓缓走到麦克风前，中气十足地说了一句：“同学们好，谢谢！”回头就走。这时，主持人才刚刚回到自己座位上，还没坐下去呢！

海陆空专家

但就是这样一位口拙的院长，却是在建筑、造船和航空等方面都具专长的“海陆空专家”，他为广东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主持和审查过大中型工程项目 200 余项。

1950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始着手修复被国民党炸毁的珠江桥，仅用了六个月，罗明燏就使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贯通广佛的桥梁得以开通。

1951 年，中南某地建地下油库，由于外国专家设计上的失误，15 栋库房塌了 11 栋，当时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找到了罗明燏，说：“你去看看能否改变原来的设计，重起炉灶？”罗明燏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一个月后他交出了一卷重新设计的图纸，按照他的设计施工，地下油库终于落成，比原计划节省了 100 亿（旧币，折合新币 100 万元）。

1954 年被焚毁的南方大厦原本要拆，经罗明燏设计修复竟又“起死回生”。1959 年，罗明燏设计建造的顺德人民礼堂，其内部没有一根支撑屋顶的柱梁，是薄壳穹顶，穹顶跨度为 55.4 米，是当时全亚洲建筑物的最大跨度。1976 年白云宾馆建成后，罗明燏仅仅凭借着一把计算尺，很快就推算出这座 30 多层的大楼摆度在万分之六以下，从而肯定了其稳定性。

他鼓励学生们学习要不怕累、不怕苦，他曾对学生们笑言：“我以前也经常通宵看书，学习是不会把身体学坏的。一个好的工程师必须下很大的功夫，不劳而获是极少的。”



罗明燏铜像

高风亮节

陈济棠时代，广东经济建设盛极一时。1928年，罗明燏担任广州最早的别墅式建筑区——梅花村工程监理并负责设计主要工程。百多幢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群中，罗明燏设计了十多幢，其中包括陈济棠私邸。这座别致的住宅，连同庭院占地4000多平方米，用柚木作地板，楼高三层半，没有栋、没有梁，颇为雅致。建筑耗资五万大洋，罗明燏却没有收取分文设计费。房子竣工后，当局答允拨地让罗明燏也在此盖一幢住宅作为回报，但被罗婉拒。

1947年，陈济棠委托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罗明燏代购两艘美国退役舰船，并承诺每艘舰艇付佣金7500美元。罗明燏一直将陈济棠视为知遇者，当陈济棠的儿子去接收船只时，罗明燏把包括佣金在内的全部余款都归还给他，陈就改口说要借给罗明燏3万港币，让他买下香港附近一个岛，罗明燏也谢绝了。

1944年，国民党集训教员曾单独会见罗明燏，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我不想当官，也不要什么好处。”罗明燏回绝。

在抗战期间，因为罗明燏的一次拒绝，广州才免除被美军轰炸的厄运。1945年春，美国空军人员拿到一张广州军用地图，准备轰炸侵占广州的日寇，并请来正在美国求学的罗明燏指明轰炸点。罗明燏顾及家乡父老的安危，坚决反对。“我不能这样做，这是我的家园，你们不能去炸它。”

1982年，罗明燏教授应邀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国家拨给他出国经费3000美元，除了旅费和买了一批科技书籍外，罗明燏没有从国外带回一件高档商品，余下的1600美元如数上交。对此，他只有一句话：“国家存点外汇不容易”。

开拓之魂

“人生不是一支短暂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

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罗明燏生前非常喜欢萧伯纳的这句名言，而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2

科研書記

张进 (1910—1985)



著名教育家。1953年4月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任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院长、顾问等职。

“

三十二年伴墨池，
育才可乐老方知。
春风万里云霞出，
正是群芳吐艳时。

”

在 1984 年《校庆书怀》中张进写下这首诗，人至暮年，更加体会到育人之乐——他看到的不是夕阳晚照，而是春风万里、群芳吐艳。

“ 摘句寻章育后代

” 勤思苦学着新鞭

张进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地主家庭，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从地主少爷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而后投身革命，最终成为一名红色教育家。作为华南工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呕心沥血，专于治校，在把学校创办为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奉献了自己勤勉的一生。

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进还是位才子，想必当年一定迷倒了很多女粉丝吧。他的书法功力深厚，苍劲有力的笔迹为师生们所熟悉；他文笔出众，才华洋溢，著有诗集《晚晴楼吟草》，收集其各个时期的诗歌 70 余首，下文的标题均出自该诗集。



1984 年 11 月 18 日张进（右一）到饭堂观看点心制作表演

尊教重师举国情

1953 年，张进任华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 年任华南工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在学校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张进发现这一套吃不消。他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学生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安排，不能教条地全盘接受苏联的模式。这一决策，使得学校教育迅速走上了规范化道路，教学质量有了保证。

除此之外，张进还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的辅导，调整生活作息時間，帮助学生合理分配学习时间，教学秩序迅速转入正常。



1979年，张进陪同学校首名美籍名誉教授周昌参观教学楼。前排左起：张进、冯秉铨、周昌

东风吹拂育英才

“大跃进”中，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但在此期间，学校仍兴办了不少新专业，培养了一批师资，让我们看看张进带领的领导班子是怎样面对这场困境的吧。

从1961年起，张进多次强调要抓好师资培养工作，这并不是当做任务完成，而是倾注了满腔热情与心血。支持推行教师“过五关”，即过一关（过教学关），通一经（精通本学科一本经典著作），专一题（有一个科研专题），精一文（掌握一门外语），长一技（擅长一项技能）。要求全校老师都订出个人提高计划，他还经常主动了解教师执行计划的情况以及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情况。

张进常说：“必须保证教师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时间。”

如此，教师们对时间都抓得很紧，校内的学术热情空前高涨。



1979年，张进在办公室

正是群芳吐艳时

1958年夏,从华南工学院中分出华南化工学院,此时的华南工学院只留下机械、土木、建筑3个系共3个专业。为了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也为了学校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办一批新的专业或恢复原有的专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60年初,学校已发展成为具有机工、电工、土木、建筑、造船、数学、物理等7个系23个专业有一定规模的学院。张进和冯秉铨教务长为了这些专业的建立和成长费尽了心血。当时各专业除积极培养师资外,还强调“战斗中成长”,即通过大搞科研来锻炼队伍。

有些人认为张进只抓科研而不热心搞政治运动,称之为“科研书记”,他总是一笑了之。他白天处理许多行政事务,经常用晚间以至深夜巡视各个科研项目现场,了解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大大鼓舞了日夜奋战的教工与同学。

张进担任学校党委书记的十几个年头,正是华南工学院建校初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由于张进和他带领的学校党委班子紧紧地把握住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总方向和根本,学校才能拥有一个相对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并在短短的8年内一跃进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国家队”。

张进的后半生与学校无法割舍。他对学校倾注心血,付诸情感,也对它寄予满心的信心和期望。

3

士子楷模

冯秉铨 (1910—1980)



一级教授，华南工学院第一任教务长，1973年始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教育家、电子学家，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的奠基者之一。

“

我愿意为青年的锦绣前程而操劳，我不能离开青年，如果让我离开青年，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

这是冯秉铨对自己作为一名师者的人生体悟。执教 50 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和科学事业，成为了教育工作者的典范。

“

学识精深孰与伦

”

深宵灯火一劳身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著作等身、开宗立派，或许都是上乘之选，但冯秉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著书立说固然可喜，但“愿得英才三千数，高峰深处共研寻”更加可贵。



冯秉铨教授在上课

昂扬锐气

16 岁那年，冯秉铨连跳两级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物理系第二级 16 名学生之一，待四年后毕业时，冯秉铨成了三分之一：清华的通过率极低，那一年物理系仅有 3 个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然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苦读了四年的冯秉铨拒绝接受清华的一纸文凭，

原因是在冯秉铨看来，当时由蒋介石派来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官架十足，“宁肯不要文凭，也不要罗家伦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凭上”，就这样，直到去世，冯秉铨都是清华的“黑户”毕业生。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关罗家伦的是是非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公论。但无论如何，冯秉铨不图虚名、坚持信念的胆识和魄力从那时起便展露无遗，而这件“小事”似乎也可看作他人生的一个伏笔，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毅然放弃哈佛大学的高薪厚职回国还是在“文革”中面对艰苦岁月却仍然乐观坚强，都依稀能看到那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的影子。

摩斯爱情

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公式，各种电路元件……这些在大多数人眼里极其乏味的元素却如同变幻无穷的莫尔斯码一样组成了冯秉铨传奇的人生，甚至连他的爱情也与无线电息息相关。

1935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25岁的冯秉铨成为岭南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而担任许浚阳教授助教的机会让他认识了日后的妻子——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的高兆兰。爱情有许多种可能，而冯秉铨与高兆兰的爱情则是由声、光、电和数字、公式编织而成。每次做通讯试验时，冯秉铨总以“88”作为结束语，而高兆兰却总是答以“73”。两年之后，当高兆兰第一次以“88”作答时，冯秉铨知道，他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爱情，因为在莫尔斯码中，“73”的意思是“致以友谊的问候”，而“88”则代表“致以亲爱的问候”。



冯秉铨、高兆兰伉俪

赤诚之心

1940年，年轻的冯秉铨和高兆兰双双获取奖学金赴美留学。经过两年多的拼搏，冯秉铨终于“啃”下了博士学位，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班的无线电实验课讲师，后来又受导师钱菲教授之邀在“军官电子训练班”担任教员。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秉铨坐不住了，与高兆兰商量再三后决定回国。“月是故乡明”，多年后高兆兰回忆起这段岁月时感慨地说，这个简单的理由，足以让他们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冯秉铨和高兆兰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回国的途径，当时往来中美的客轮极少，俩人四处奔走，才获悉有一艘美国的小货轮将开往广州港，但由于要绕道多个国家做生意，这艘船到达广州需耗时两个多月。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对于这两个“文弱书生”来说实在是个难题，幸好一位医生给他们提供了信息：维他命“B 杂”有抗晕船的效力。于是，1946 年 3 月，冯秉铨和高兆兰登上路易斯·莱克号货轮，开始了漫长的回国之旅，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几乎天天把“B 杂”当饭吃。



1977 年，冯老在校园里跑步

鞠躬尽瘁

对于现在的许多华南理工大学学生来说，冯秉铨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但在老华工学生眼里，冯秉铨这三个字意味着一个传奇：1956 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华工电讯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调往成都。在只有 3 个老师的情况下，冯秉铨组建了 4 个专业的无线电自动控制系。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一定带头上阵！”这是冯秉铨立下的军令状。“那时冯老师的工作量太大了，他一个人开 12 门专业课，高峰时期，每周上课 27 学时。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讲，然后把讲稿交给青年教师，从而带出来一批教师队伍，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两年。”冯秉铨的研究生丘水生回忆。

在 1958 年到 1963 年这段时间里，休息对冯秉铨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校医室的李美贞大夫是他的老同事，她曾无数次向操劳过度的冯秉铨提出警告：“血压太高，要注意休息！”然而，冯秉铨总是当面点头答应，过后就忘了。有一次，他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面色苍白，不能动弹，汗流如注，学生们看见都慌了，他只是缓缓地摆摆手，含一片硝酸甘油，稍事休息，又坚持上课去了。

冯秉铨的传奇还不止于此。在华工，只要是冯秉铨上的课，从来都是座无虚席。原华南理工大学 501771 班学生冯成光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盛况：1977 年，冯秉铨为新生上《无线电历史》，250 个座位的特大课室里的走道加满了座位，后面还站着密密麻麻的学生，甚至在教室旁边的草坪上都坐满了带调频收音机听课的人，而冯成光所在年级学生加起来还不到 200 人。



冯秉铨铜像

古稀之年

“老牛不怕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臧克家的这句诗是冯秉铨“文革”后最常念叨的句子。“冯老师身体不太好，而且在‘文革’时精神压力大，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坚持上课，搞科研，有时候我们学生看了真是心疼，只能提醒他注意身体。”丘水生这样回忆冯秉铨最后的日子。

不过，比起肉体上的痛苦，对于冯秉铨来说更难的是，他呕心沥血写的 120 万字的“振荡理论”书稿本已准备付梓，却在“文革”时遗失，直到后来才找回 90% 的书稿。“振荡理论那时候很新，如果出版的话，在国际上都属于领先的。但后来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书，因此，冯教授的‘振荡理论’再也没有出版过。”丘水生说，虽然有些遗憾，但冯秉铨从没有抱怨过。之后，冯秉铨便把自己未出版的书稿贡献出来当作教材使用。

用冯秉铨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重，每个人工作年龄都应该减 10 岁，60 岁要当 50 岁用。”从 1976 年 2 月起，他像小学生那样给自己订一条“约法”——平均每天写 1 万字，不完成就不睡觉。年纪大了，每次连写三四千字，手便麻得握不住笔杆，冯秉铨在书桌旁备上热水，手麻了就在热水里泡上几分钟，等血脉流通了继续写。

这便是年近古稀的冯秉铨的成绩单：他提出的“射频削波”方法成功解决了边远地区广播受干扰的问题；仅从 1976 年 2 月到 8 月，他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共 120 万字；他所著科普读物《今日电子学》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华园美丽的东湖湖畔，多了一尊铜像，这是学校为了纪念冯秉铨教授诞辰 100 周年而建的冯秉铨半身像。斯人已逝，音容宛存，先生“生命不息、奋蹄不止”的开拓精神依然激励着学校师生。

測繪先驅

陈永龄 (1910—2004)



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至1956年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所谓“大师”，即达到学术跟做人皆高的境界；凡教授知识外，更是为人、修德的典范。”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困扰世界多年的难题。1965年，陈永龄提出了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技术方案，测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珠峰高度，得到了国际的公认。

治学楷模

1939年秋，陈永龄学成回国，那时中国各地烽烟四起，半壁河山遭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他由香港转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1年，陈永龄出任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籍的院长。1952年华南工学院组建，次年陈永龄任副院长。

“他编写的讲义内容新颖，资料翔实，概念清晰明确，重点突出。为了讲好课，他备课非常认真。他的讲稿书写工整，讲稿上绘有各种符号和标记。他那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感人至深。”曾与之共事、担任过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总支副书记的周慎杰回忆，“在讲台上他流利潇洒，能把比较枯燥无味的内容讲得生动活泼。他讲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

声音洪亮，板书工整。每逢他讲课，许多进修教师争先前往，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凡是和他共过事的教师和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陈永龄教授的教学效果，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测绘高等教学的楷模。”



陈永龄铜像

甘为人梯

他既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关心青年的长者。在教学实践中，他亲自和青年教师共同讨论制定教学方案，帮助他们选择教材，向他们传授教学方法，还亲自为身边工作的青年教师制定学习、进修规划，为他们提出努力的目标，指明研究的方向。

陈永龄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对年轻人不但言传，而且身教。从大学理工科毕业的青年人撰写的论文，由于存在文学水平较低、表达能力较差、逻辑性不强的问题，陈永龄都会逐句逐段地帮助指导修改，详细讲述撰写论文的一般格式和基本要求。

1962年陈永龄主持制定了全国包括大地、航测、地图制图、工测、仪器等专业共16个中心问题、66个主要项目的发展规划。“他在做测绘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时，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起大地、航测、制图、地名、电子和情报等研究室，帮助这些研究室制定了长远的科技发展目标，选配了各方面的科技管理干部和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测绘局科技委员会主任陈俊勇在谈及陈永龄时也尤为敬佩。



孜孜不倦

陈永龄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了大地测量法式的编写和论证工作,并负责撰写《我国测量法式说明》,使 1959 年 10 月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测量法式(草案)》得以实施,从此结束了我国大地测量搬套苏联细则规范的落后状况。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他通过对当时我国确定的 1951 年北京坐标系进行研究,首先发现这一坐标系所依据的椭球及其定位与中国大地水准面的差距较大。这一科学论断为后来资料分析结果所证实。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教学、科研与生产有着较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空间大地测量刚刚兴起时,夏坚白组织翻译了美国《卫星大地测量概论》一书,当陈永龄看完译稿后立即将它推荐到测绘出版社,使该书及时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介绍卫星大地测量的参考书,他敏锐地指出:“空间大地网布成之后,可以建立精度高的点位,分布较密的全国地心坐标系统,意义十分重大。”在 1988 年 12 月“全国陆地、海洋卫星定位网年会”召开时,他不顾年老多病,毅然决定参加会议,并亲自写了贺信以及有关建议,还在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1980 年,70 岁高龄的陈永龄不仅身患多种疾病,而且视力已完全衰退,不能正常地阅读和写作了,但他仍接受了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学》卷的总编辑任务,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他让人给他念学科组寄来的有关研究资料,并亲自给学科组回信。《测绘学》卷 200 条词目,近 40 万字,在 4 年多的时间内,他亲自撰写了近 6000 字的大地测量学方面的词条。由此,测绘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独立类别,列入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而自成一卷,这在当代世界众多百科全书中也是仅有的。

清明 Memory 追忆华园先贤

——谨以此文,缅怀我们永远的华园大师

资料来源

- 1、《甲子篇章——华南理工大学 60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 2、漫游中国大学系列之《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 3、《甲子篇章——华南理工大学 60 年纪事凤凰卫视专题片素材稿》
- 4、《世纪学人陈永龄:珠峰高程准 神州坐标精》,南方日报
- 5、《冯秉铨 愿得英才三千数 春蚕丝尽方长眠》,南方日报